

基于驱动过程理论的失败语言规划分析： 以阿尔及利亚为例^{*}

吴荔佳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国际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文章基于丹尼斯·埃杰的语言规划动机理论,构建“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以阿尔及利亚建国后 40 年(1962—2002)的语言规划实践为案例,聚焦语言态度、规划动机与规划目标三要素的互动机制,剖析其语言规划失败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推行的以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为核心的语言规划,因政府对民众语言态度引导失效、规划主体动机冲突、政策实施谋略与指标脱离实际等问题陷入困境。这一案例揭示,语言规划的成功不仅依赖目标设定,更需确保语言态度、动机与目标的内在协调性,尤其是各个规划主体之间的“动机共频”。研究为多语国家及后殖民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语言规划;驱动过程;语言态度;规划动机;规划目标;阿尔及利亚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055-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7

一、引言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简称阿尔及利亚,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占据连接非洲、欧洲与中东的枢纽位置,扼守地中海西部与撒哈拉沙漠北部的战略通道,地缘政治地位显著。其国土广袤,陆地面积约 238 万平方公里,居非洲首位。^①作为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储量为全世界第 9 位,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石油储量居世界第 16 位。^②阿尔及利亚与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友谊,是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2014 年),^③并于 2022 年 12 月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旨在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与务实合作。^④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阿尔及利亚的语言规划,具有多重学术与实践意义:其一,有助于深化中阿两国在政治、经贸、教育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巩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二,作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其语言规划研究为理解阿拉伯世界相关政策与文化特征提供了关键案例,有助于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更广泛的交流合作。

阿尔及利亚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核心国家之一。其官方语言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而国

^{*} **【作者简介】**吴荔佳,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教材、语言政策与规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变革研究”(17BYY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

① 阿尔及利亚国家概况 [EB/OL].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 [2023-12-25]. <http://www.cidca.gov.cn/gjhdq/fz/aejly.htm>.

② 阿尔及利亚 [EB/OL]. 维基百科. [2025-05-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F%8A%E5%88%A9%E4%BA%9A>.

③ 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擘画未来发展蓝图 [EB/OL]. 中国日报中文网. [2023-07-19]. <http://column.chinadaily.com.cn/a/202307/19/WS64b79830a3109d7585e45928.html>.

④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2022-12-05].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kfs/sjdt/202212/t20221205_1343326_ext.html.

内实际通用语则为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后者亦是大部分人口的母语,但在语言结构与词汇层面与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存在显著差异。^①另有约 20% 的人口以柏柏尔语为母语。^②值得注意的是,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阿尔及利亚人主体为柏柏尔人后裔,因历史与宗教因素,多数转而使用阿拉伯语。^③历经长达 132 年的法兰西殖民统治(1830~1962),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亟须重塑阿拉伯民族属性与国家认同,语言规划遂成为其重要探索领域,核心目标在于确立标准阿拉伯语为国内唯一的规范语与通用语。然而,该项规划效果未达预期。标准阿拉伯语虽被规定用于政府公文、新闻出版、学术著述及文学创作等正式书面语域,其实际使用范围与人群却相当有限:在日常交际与一般事务领域逊色于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在经贸及高等教育等高端领域则不及法语。^④从语言影响力来看,虽然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最高,但法语的实际影响力最大。^⑤

目前,国内学界对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有限,主要集中于以下维度:其一,在阿拉伯国家或马格里布区域宏观框架内进行对比考察;^⑥其二,梳理该国主要语言状况及其互动关系,从不同视角描述其语言政策;^⑦其三,聚焦单一语言,探究其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现状、特征、困境及未来趋势。^⑧总体而言,学界共识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推行的语言规划效果不彰。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丹尼斯·埃杰(Ager, D.)的语言规划动机理论,构建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聚焦阿尔及利亚建国 40 年(1962~2002)的语言规划实践,重点分析和讨论驱动过程中的语言态度、规划动机和规划目标 3 个要素,揭示各要素间的互动如何深刻影响阿尔及利亚标准阿拉伯语规划的效果。

二、语言规划驱动过程的模型构建

语言规划是指国家政府、语言社区、社会组织、学术部门、个人等不同主体对语言生活进行干预、管理和计划的行为,包含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⑨语言规划通常涵盖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及声望规划等核心维度。既往研究对语言规划的目的进行了多维度阐释,如 Cooper 提出了经典八问, Nahir 归纳了十一个目标, Kaplan 和 Baldauf 在 Nahir 研究基础上,构建了语言规划目标的理论框架。^⑩近年来,国内学者亦从国家及政府层面对语言政策规划的主要目标与任务进行了系统总结。^⑪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

① 黄慧. 阿尔及利亚(列国志:新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11.

② 邵丽英, 慈志刚. 阿尔及利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2: 9.

③ 阿尔及利亚[EB/OL]. 维基百科. [2022-06-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柏柏尔人[EB/OL]. 维基百科. [2022-06-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386.

④ 刘晖, 于杰飞. 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及现状调查[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4): 46-53.

⑤ 姚景晨, 党沁然. 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研究及其启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 53-58.

⑥ 孔令涛. 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古萍. 马格里布地区语言问题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廖静. 阿拉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成效与问题[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5): 49-59.

⑦ 田仲福. 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2, (4): 29-31; 吴荔佳, 徐丽华. 多语境下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历时演变研究[A]. 王辉.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第五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姚景晨, 党沁然. 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研究及其启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 53-58.

⑧ 刘晖. 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及现状调查[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4): 46-53; 金荣荣. 法国殖民者语言同化政策对阿尔及利亚文化的影响[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⑨ 李宇明. 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序《语言规划经典译丛》[A]. 徐大明.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 陈新仁,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1.

⑩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8; 王辉. 语言规划研究 50 年[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6): 17-18; Robert B. Kaplan, Richard B. Baldauf Jr.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M].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201-226.

⑪ 薄守生. 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5, 22; 姚亚平.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68-75.

于提炼语言规划的多重目的，对于驱动这些目的形成的复杂过程则关注不足。

埃杰对语言规划的驱动过程进行了开创性探索（见图1）。首先，埃杰将规划主体划分为个人、语言社区与国家政府3个层面，突破了单一“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其次，他识别出推动该过程的3个核心要素：规划主体对特定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语言态度、不同类型的规划动机以及具体的规划目标。^① 尽管如此，埃杰的理论未能清晰阐释语言态度、规划动机与规划目标三者在驱动过程中的互动机制，规划主体如何受此互动影响而选择并制定具体目标的过程仍显模糊。为弥补此理论缺口，下文将深入剖析驱动过程三要素的内涵及其互动关系。

驱动过程中的语言态度包含规划主体对语言的认知、情感与行动意愿（Desire to take action）。其中，语言认知涉及语言结构与语言使用。语言情感指主体对特定语言或变体的倾向性态度，不仅指向语言本身，亦可投射至使用者群体。这种将语言与使用者绑定的特性，在语言规划中易催生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社区与个人层面的融合意愿。行动意愿指规划主体在具备一定语言认知与语言情感后，产生的规划该语言的意向。行动意愿可进一步区分为“自我行动准备”与“促动他人行动”，后者广泛存在于个体规划之外的各种规划类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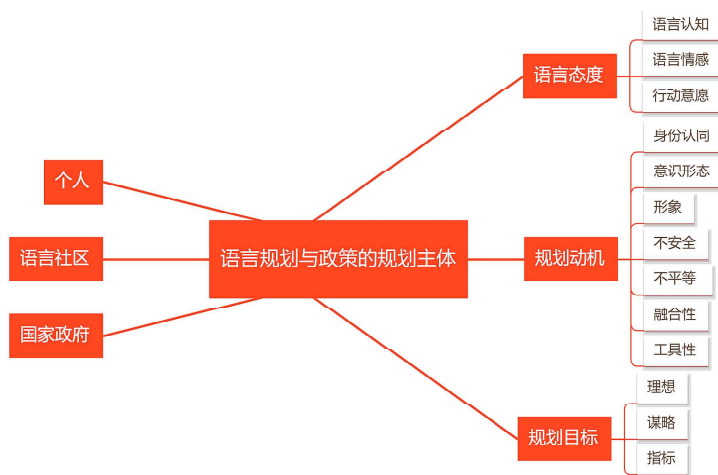


图1 埃杰的语言规划主体及驱动过程三要素

驱动过程中的规划动机类型围绕身份认同形成了“认同序列”。规划主体在诞生初期的首要任务是构建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并形成对自身及环境的意识形态（Ideology）认知。当所构建的身份认同获得环境认可时，主体倾向于优化自身形象（Image）；反之，当身份认同未获充分认同时，规划主体则产生不安全（Insecurity）感，进而采取行动捍卫认同。若规划主体感知到自身与他者在身份上存在不平等（Inequality）现象，则可能产生纠正或强化不平等的动机。为纠正不平等，规划主体或采取融合（Integration）策略学习接受他者语言以维护原有认同，或出于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动机改变自身语言能力以获取经济利益。

规划动机与规划目标之间亦存在显著互动关系。动机是目标形成的前提，不同规划动机驱动下产生的规划目标往往迥异。驱动过程中的规划目标由理想、谋略与指标三部分构成，其实现所需时间成本与自身稳定性各不相同。理想代表长远愿景，实现成本最高且效果最优，但也可能难以企及；谋略是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相对更易达成；指标则是最为即时且具体的目标节点。

基于对上述三要素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构建了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旨在清晰呈现语言态度、规划动机与规划目标在驱动过程中的互动模式与结果。首先，语言态度决定了规划主体是否产生规划动机。规划主体对某语言的认知水平越高、情感越积极，其规划意愿越强烈；反之则可能放弃规划，导致过程终止。其次，一旦规划主体产生规划动机，便会从内外环境中寻求具体规划动机，在态度与动机的共同驱动下，制定出包含长远理想、实施谋略与短期指标的具体目标。第三，不同动机类型催生不同目标，即便针对同一语言，同一主体在不同动机驱动下亦会制定不同目标。最后，成功的语言规划实践又将反哺增强规划主体对该语言的态度，开启新一轮规划循环。下文将应用此模型，以阿尔及利亚建国后的语言规划为案例，具体阐释在何种情境下，驱动过程如何深刻影响语言规划的效果。

三、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进程、调整和问题

阿尔及利亚的语言生活存在双语（bilingualism）和双言（Diglossia）语境的特点，具体是指将现代标

^① 丹尼斯·埃杰.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 [M]. 吴志杰,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1-13 +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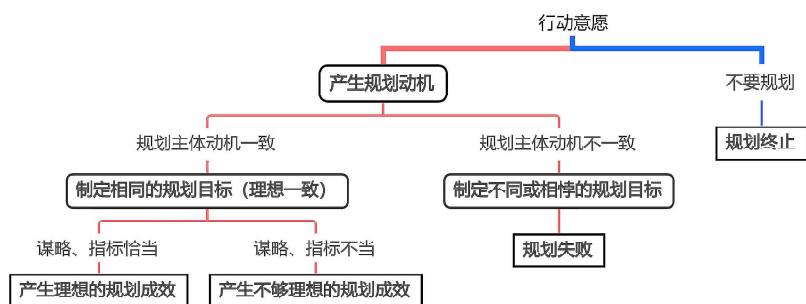


图2 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圆角框代表驱动过程三大要素；直角框代表语言规划效果）

准阿拉伯语和法语用作正式和公共领域的高级语言，而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作为非正式和私密场合的低级语言。^① 阿尔及利亚自 1962 年独立后，为重建阿拉伯伊斯兰民族身份，推行了全国性的语言规划，其核心是推广标准阿拉伯语。这一规划的实施历经政府推行、民众反抗、政府调整的进程，深刻反映了该国在语言规划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政府强力推行语言规划

政府首先在宪法上赋予标准阿拉伯语唯一官方语言的合法地位。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62 年）第 5 条规定标准阿拉伯语为国语和官方语言，同时第 73 条允许法语“暂时”与标准阿拉伯语并用。^② 1965 年军事政变后，政府加速阿拉伯化，修改宪法第 3 条，规定标准阿拉伯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并强制要求所有机构推广使用。^③ 1989 年和 1996 年的宪法虽调整部分表述，但始终维持标准阿拉伯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④

为确保标准阿拉伯语的推进行程，政府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相继成立“高等教育常设委员会”“全国阿拉伯化委员会”“国家语言高级委员会”等机构，系统推进语言规划在行政、教育等领域的落实。^⑤

教育领域是政府推行标准阿拉伯语规划的核心阵地。1964 年起，小学一年级率先推行阿拉伯语教学，1971 年延伸至小学全阶段及中学部分课程。^⑥ 1976 年发布的《国家宪章》将法语定为“外语”。1996 年政府规定高等教育需在 2000 年前完成标准阿拉伯语教学的推行。^⑦ 然而，这一进程因师资短缺、教材不足等问题屡屡受阻。

（二）民众反抗与政府调整

由于语言规划以推行标准阿拉伯化为核心，排斥柏柏尔语和文化，引发了政府与柏柏尔人的长期矛盾。1980 年，阿尔及尔和卡比利亚地区爆发“柏柏尔之春”游行，抗议政府对柏柏尔身份的忽视。^⑧ 此后数十年，柏柏尔人通过政治示威、武装冲突等方式施压，迫使政府在 1996 年宪法中承认柏柏尔人是国家身份的组成部分，并于 2002 年将柏柏尔语定为第二国语。^⑨

①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52-53; Mostari, H. A.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Arabisation and language use in Algeria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04, (28): 25-43.

②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宪法 [Z]. 1989.

③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宪法 [Z]. 1989.

④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宪法 [Z]. 1996.

⑤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69-71.

⑥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72-76.

⑦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76.

⑧ 黄慧. 阿尔及利亚（列国志：新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59-60.

⑨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77.

在教育领域，由于标准阿拉伯语并非多数人的母语，强制标准阿拉伯语教学导致教育质量大幅下滑。调查显示，学生在九年基础教育后仍未熟练掌握标准阿拉伯语，中学辍学率飙升，高等教育培养的科技人才难以满足社会需求。^①

面对重重挑战，阿尔及利亚政府于21世纪初启动教育改革。2000年成立的全国教育系统改革委员会建议将法语教学提前至小学二年级，并在中学科学课程中使用法语。^②2004年，法语正式成为小学二年级的第一外语。在高等教育阶段，国家规定约70%的理科课程使用法语教学。^③调查显示，阿尔及利亚大学生中85%“经常使用”法语，远超标准阿拉伯语的28.3%。^④

（三）语言规划的问题所在

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在推行、反抗与调整的曲折进程中，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强制阿拉伯化引发的民族语言冲突、教育系统的功能失灵、法语难以替代的现实地位等。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语言规划在顶层设计与实践落地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深入剖析可见，其核心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国情认知、目标定位与资源支撑的把握偏差上，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 语言规划方向忽视多语并存国情

阿尔及利亚存在标准阿拉伯语、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柏柏尔语和法语多语共存的现实，其中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是80%人口的母语，柏柏尔语为15%人口使用，法语在行政和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但政府长期推行标准阿拉伯语“一元化”政策，排斥柏柏尔语的正式地位，同时将法语降为“外语”，无视社会普遍存在的“双言现象”和多语功能分工，使得语言规划遭到多个语言社区的抗议。

2. 语言规划目标偏离社会经济需求

政府将语言规划的核心目标锚定在“去殖民化”的意识形态构建上，却未能协调语言规划与社会现实功能的深层矛盾。长达百年以上的殖民历史使法语在行政体系、经贸往来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形成结构性依赖，成为连接技术知识与社会流动的关键媒介。然而，规划将法语简化为“殖民符号”加以政治化排斥，试图通过强制推行标准阿拉伯语重构民族认同，这种将意识形态凌驾于语言工具性之上的规划逻辑，导致语言规划与经济领域的实际运作需求形成系统性断层，最终使语言规划目标因脱离社会功能现实而难以落实。

3. 语言规划进程忽视社会资源基础

政府在推行语言教育规划时，未评估殖民统治遗留的语言能力断层与教育资源承载力。一方面，民众长期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为母语，标准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需要渐进过程，而政策强制缩短过渡周期，直接在专业领域推行标准阿拉伯语教学；另一方面，师资体系建设滞后，依赖外来教师且缺乏本土化培训，教材内容脱离本土文化语境。这种忽视语言习得规律与社会资源支撑的激进推进，致使教育体系陷入“规划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深度背离。

四、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问题的成因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强力推行以标准阿拉伯语为核心的语言规划，为检验前述驱动过程模型提供了极具典型性的案例。本节将探讨阿尔及利亚政府制定语言规划的驱动过程及其对规划效果的深层影响。

（一）政府行为未能引导民众形成积极语言态度

在驱动过程模型中，语言态度作为语言规划的基础环节，其认知、情感与行动意愿3个维度共同决定了规划主体对规划语言的接受程度。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语言规划实践表明，当政府主体在这3个维度上均

① 刘晖. 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及现状调查[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4): 46-53.

②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83.

③ 许静荣, 佳荷, 阿尔及利亚教育领域法语与英语地位问题探究[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2, (1): 21-29+90.

④ Chemami, M. A. Discussing Plurilingualism in Algeria: The Status of French and English Language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 Sciences, 2011, (18): 228-229.

未能建立有效引导机制时,语言规划的群众基础将面临系统性瓦解。以下从认知偏差、情感忽视与精英示范效应差 3 个层面,具体剖析政府行为如何阻碍民众形成积极的语言态度。

1. 政府对标准阿拉伯语缺乏语言认知

阿尔及利亚政府缺乏对本土阿拉伯语历史演变、社会功能及实际地位的科学认知,对其语言结构与真实使用掌握不足。此认知偏差在本地规划中尤为明显。规划者机械照搬中东阿拉伯语编纂教材词典,剔除历史悠久的法语借词,却引入民众陌生的中东英语借词,导致规划后的标准阿拉伯语与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的语言鸿沟显著扩大。^①这种人为隔阂严重阻碍了民众对标准语的认知认同。

政府对历史语言断层的认知不足。法国百年殖民统治(1830—1962)严重削弱了民众的标准阿拉伯语能力。1954 年的数据显示约 75% 的人口缺乏标准阿拉伯语的读写能力,^②仅有 13.7% 成年穆斯林掌握标准阿拉伯语,远低于法语普及率,精英阶层亦然。^③要求已熟练掌握法语的民众转而学习复杂陌生的标准阿拉伯语,必然引发心理排斥。然而,政府规划时对这些关键现实缺乏洞察与回应,严重脱离本土需求。

2. 政府行为忽视民众对母语的语言情感

阿尔及利亚当局强力推行标准阿拉伯语的同时,严重忽视了本国多语并存的语言国情及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标准阿拉伯语对绝大多数国民而言仅属后天习得的第二语言。当政府在语言规划中持续贬抑民众母语价值时,他们对标准阿拉伯语产生疏离甚至抵触的情感便在所难免,其主动遵循并执行政府语言规划的行动意愿自然难以激发。同时,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双言”现象在阿尔及利亚尤为显著,客观上阻碍了标准阿拉伯语的普及。民众因标准语能力有限,更倾向于使用结构相对简单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交流或进行语码转换。^④就柏柏尔语社区而言,语言规划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直接引发了柏柏尔群体的民族认同危机,使其成为抵制政府语言规划的中坚力量。^⑤

3. 精英阶层“自我赦免”的行动意愿引致民众效仿

Benrabah 在剖析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困境时,尖锐指出规划主体存在“精英封闭”现象,意指统治阶级与精英阶层通过特定语言规划,实质性地剥夺了社会大众接触并掌握法语这一关键社会流动工具的机会。^⑥如前文所述,行动意愿包含“自我行动准备”与“促动他人行动”两个层面。阿尔及利亚的统治精英恰恰在语言规划中表现出强烈的“促动他人行动”意愿,即强制要求民众全盘接受其语言政策,却对自身遵循该政策缺乏充分的“自我行动准备”。这种矛盾行为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精英封闭”机制:当局维系着一种具有双重目标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沿袭了殖民时期的教育模式,以服务于主导集团的利益,同时限制普通民众获取实现社会阶层跃升所需的语言技能。^⑦当民众洞察到精英阶层言行不一的矛盾行径后,极易对政府规划推广的语言产生信任危机,转而效仿精英阶层的实际选择以维护自身利益。

(二) 规划主体动机不一致,引致规划目标分歧

依据埃杰“认同序列”动机类型,阿尔及利亚政府、阿拉伯语社区与柏柏尔语社区在规划动机上存在根本性不一致,导致目标冲突。

①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422-423.

② 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M]. London: Papermac, 1987: 110.

③ Abdelhamid Mansouri. Algeri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Unpublished PhD diss.) [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1991.

④ 孔令涛. 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46-48.

⑤ 黄慧. 论当代阿尔及利亚的认同危机 [J]. 西亚非洲, 2011, (4): 44-49; 黄慧. 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 [J]. 西亚非洲, 2012, (1): 50-66; 黄婷婷.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化运动与反阿拉伯化运动 [A].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语言生活黄皮书——世界语言生活报告(2016)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89-190.

⑥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Mohamed Benrabaha.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⑦ Mohamed Benrabaha.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14-15.

政府动机核心是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即构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认同。因担忧标准阿拉伯语弱势地位而产生不安全感，进而通过政策强化其官方地位，压制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柏柏尔语和法语。

阿拉伯语社区民众动机首要在于维护母语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的生存空间。个体规划中，形象提升与工具性利益成为主导。民众发现仅掌握标准阿拉伯语无法提升形象或带来经济利益，掌握法语才是关键。调查显示，超半数中学生不认同求职需精通标准阿拉伯语，高达 82.4% 的学生认为兼备标准阿拉伯语与法语双语能力方为个人发展的关键。^①

柏柏尔语社区动机的核心是维护柏柏尔语作为身份认同基石，反对边缘化，同时追求形象与工具性，即需要掌握法语。作为前殖民宗主国的法国为维持法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力，保障其持续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亦暗中支持柏柏尔运动以制衡标准阿拉伯语的推广。

这种深刻的动机不一致性导致各个规划主体设定的规划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政府目标是全面提升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地位与使用广度；阿拉伯语社区目标是维护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并习得法语；柏柏尔语社区目标是维护柏柏尔语并习得法语。各目标相互排斥，背道而驰，注定了政府主导语言规划在实施层面必然遭遇巨大阻力。

（三）政府规划谋略与指标失当，直接引致政策失效

尽管政府与民众在语言规划动机与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但若政策实施谋略得当，或可部分挽回局面，然而事实表明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此方面亦存在严重失误。在谋略层面，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多项脱离实际的失当举措。首先，标准阿拉伯语的本体规划盲目趋近中东阿拉伯语范式。更甚者，其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彻底排除在书面语域之外的政策，人为制造了日常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巨大断层。其次，独立初期过于激进仓促的语言政策进程，迫使政府大规模引进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师资以解燃眉之急，然其方言不通、教学水准参差、教学方法陈旧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标准阿拉伯语的教学质量。^②

在政策指标设定方面，政府颁布的法令与时间表往往雄心勃勃却脱离现实。1968 年 4 月颁布的第 68-95 号法令要求公务员须于 1971 年 1 月 1 日前掌握国家官方语言。1971 年 1 月，第 71-2 号裁决又将此要求扩展至所有国民。然而，回溯同年教育领域状况，小学阶段的标准阿拉伯语课程仅推进至四年级；初中一年级仅约三分之一的课程采用标准阿拉伯语授课；高中阶段的科学学科亦仅有约三分之一如此。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资源与教育基础根本无法支撑全民在短期内掌握标准阿拉伯语的宏大目标。^③

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语言规划驱动过程的深入剖析，本节揭示了其规划失效的深层根源。研究表明，语言规划失败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驱动过程模型中语言态度、规划动机与规划目标三大要素系统性失调的综合结果。语言规划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规划目标的设定，更依赖于驱动过程中各核心要素的协调性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尤其是各个规划主体在语言态度与根本动机上的“共频”。

五、阿尔及利亚语言规划问题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构建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并以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语言规划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揭示了驱动过程三要素——语言态度、动机类型、规划目标——之间的互动及其对规划效果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驱动过程模型与案例分析，本研究总结出以下具有普适意义的语言规划经验与启示。

（一）夯实语言认知基础，秉持科学规划原则

规划主体必须深入理解目标语言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实际功能及其与相关语言/语言变体的关系。本体规划应基于语言学规律与社会语言现实，避免政治诉求过度干预语言本体发展。脱离实际的规划必然导致工具性缺失和接受度低下。

①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409.

②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442.

③ Mohamed Benrabaha.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 (4): 427.

(二) 重视民众语言情感, 提升政策社会接受度

语言承载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尊重并回应民众对母语的情感依恋。忽视甚至贬抑民众母语, 必然激发抵触情绪, 削弱政策执行的群众基础。政策推广方式应注重文化敏感性, 采用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

(三) 尊重语言习得规律, 优化语言教育规划

习得规划是语言规划成功的关键环节。需科学设计多语言在教学系统中的引入时序、权重关系与衔接过渡, 避免教学媒介语的急剧切换造成学习障碍。必须充分考虑学校语言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确保语言技能具备实际社会价值与流动性。

(四) 发挥精英正向引导力, 严防“精英封闭”失民心

精英阶层在语言声望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言行一致地支持政策, 能有效引导民众。反之, “精英封闭”将彻底瓦解政策公信力, 导致民众效仿精英的规避行为, 最终使规划目标落空。确保精英阶层与民众在语言实践上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五) “动机共频”在驱动过程中发挥枢纽作用

未来语言规划实践应通过深入调研, 充分了解不同语言社群对所规划语言的真实动机, 特别是其看重的“形象”与“工具性”动机。需系统比较这些自下而上的动机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动机之间的契合度。如发现显著不共频, 则需回溯分析语言态度层面的深层原因。利用分析结果, 对预设的规划目标进行必要调适, 以尽可能提升动机共频程度, 从而在源头上增强语言规划的社会基础与成功概率。阿尔及利亚的教训警示我们, 忽略驱动过程的内在协调性, 尤其是动机层面的根本性冲突, 任何雄心勃勃的语言规划都难免遭遇现实困境。

六、结语

本研究构建了语言规划驱动过程模型(语言态度-规划动机-规划目标), 并以阿尔及利亚建国 40 年(1962~2002)的语言规划实践为案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 其规划失败源于驱动过程的关键失调: 态度层面, 政府认知偏差与母语情感忽视削弱了群众基础; 动机层面, 政府身份认同诉求与民众工具性需求存在根本冲突; 目标层面, 脱离实际的谋略与冒进指标导致规划失效。阿尔及利亚案例强有力地证明: 语言规划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目标设定, 更依赖于态度、动机、目标三要素的内在协调性, 尤其是各个规划主体之间的“动机共频”。本研究提炼的 5 条普适性经验, 希望为多语国家及后殖民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Analysis of Failed Language Planning Based on the Driving Process Theory: Taking Algeria as an Example

WU Li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00)

Abstract: Drawing upon Denis Ager's theory of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riving Process Model of Language Planning". Taking Algeria's language planning practices during the four decades following its independence (1962—2002) as a case study, it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mong three core elements: language attitudes, planning motivations, and planning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sub-optimal outcomes of its language plann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ost-independence language planning in Algeria, centered on modern standard Arabic, encounter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guide public language attitudes effectively, motivational conflicts among planning agents,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indicators and ground realities. This case reveals that successful language planning relies not only on goal-setting but crucially on ensuring the internal coherence among language attitudes, motivations, and objectives—particularly the achievement of "motivational resonance" among diverse planning agents. The study offe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 multilingual nations and post-colonial contexts.

Key words: Algeria; language planning; driving process; language attitudes; planning motivations; planning objectives

(责任编辑: 杨 恬)